春秋讞 七

為辨矣又以賢與賤為辨三者不得並行則何者為正乎且此以書成宋亂為賤桓而不諱然戰于宋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不言戰豈非諱乎狐壤之獲不言戰為賢隱而諱然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豈非不諱乎

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傳但見內言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公及鄭伯盟于
越外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之類不言會故以為離不言會不知公會戎于潛
公會齊侯于邴之類何嘗不言會乎若以此為鄧
與會為三國則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豈洮
亦與乎葢傳不能辨會及之義以會為聚辭故妄
與及為別何休以齊侯鄭伯如紀為例尤見其陋
此朝也安得謂之會

無從之者而蔡人不知之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太子生國之大事所當書者也適繼隱桓之後而不見於他公故公羊意之以為喜有正爾不知他公之生嫡子或在為太子時莞或不及生而莞或嫡夫人無子或

焚而死耶則罪有大於焚宜有異文若但攻之而

已則何用以君為重其言疾始火攻亦非是按經

未有復書焚者亦何始之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

以初也

失地之君凡來奔于我者皆是也何嘗以其貴而

盡以朝禮接之獨見于二君乎朝不朝在彼而已

得其時亦書者見其烝而又烝以求乎豐者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婚禮不稱主人說已見前所以不稱使者謂以三

公逆女爾　傳前既不知不稱使之意故今復誤以為戎使乎我天子之后即謀於我不反命而遂逆之所以示貶也尚何戎之云乎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戰于奚戰于升陘未嘗不地郎何獨為近邑來之
為言為其非前定而主乎戰不可言齊侯衛侯鄭
伯敗我師于郎故變文云爾其為內不言戰言戰
乃敗同也

十有一年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
賢非也嘗入而為王大夫者爾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書武成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王以為反商政政由舊則商爵未嘗不列五等也而漢諸儒未見孔氏尚書皆為商爵三等之論謂商止有鬼侯梅伯而無子男武王初定天下始增此二等蓋妄矣而傳亦以為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以為一故以鄭忽未踰年之君法當稱子嫌其與伯子男之名相亂成

其君而書名不知經貶鄭忽不稱子者為其不能
子而奪之也且在喪之子與伯子男之子義自不同夫
孰不能辨況鄭是伯爵春秋何嘗合子男為一乎所
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非經本意傳自為説爾

十有四年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
廪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每如此

十有八年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君子辭者謂桓見弒于齊讎在外春秋不責魯以力所不能及故書葬若然則前所謂君父弒而臣子不復讎為非臣子者止施之内而已豈所謂父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
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
不與念母也
夫人在齊而謂念母以首事是經加之虛文也
夫加之虛文以見母足矣又何以言內諱奔而
謂之孫乎若然則是實奔非為念母起也此蓋
傳不見夫人書至故意為在齊又見夫人書孫
故以為念母不知夫人固已從桓公之喪而歸

單子之類是也大夫以氏字見經則南季榮叔
之類是也諸侯無四命之大夫則不得有以氏字見
者然書於春秋四人焉魯有單伯宋有蕭叔
鄭有祭仲陳有女叔三家初未嘗辨學者多
不能了以吾考之附庸之孫稱字其為公之孫
者亦稱字外臣入而為王大夫稱字其歸復其國
者亦稱字各證其事則魯單伯宋蕭叔附庸
之孫也鄭祭仲陳女叔嘗入為王大夫者也公羊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改葬而魯不往會則不書改葬而魯往會則當書改卜喪猶言改豈有改葬而反不言改何以別於緩喪乎傳但見桓王七年而後書葬故意之爾方周之衰王室卑弱禮不備於天子者固多故不足於財而求賻於我者有之亦安得必桓王能如期而葬蓋傳爲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之說故不

得不云爾其實左氏言緩者是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齊暴紀而滅之紀何罪之可服而以紀季為賢葢由以誤襄公之復讎言也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斷也故雖天子所以事其祖禰者亦不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自非太祖六世而迭毀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五世之外且無服矣非忘之也禮有節文也所謂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者各以其身言之爾故父之讐使辟諸海外孫以下不及焉豈有百世而責之復讐者乎傳立三世之論魯以傳聞之世大惡猶不諱而與齊以九世之讐復之於今之紀侯亦自相

矣實者至地之辭不及地尺而復者是不至地之辭若舊史謂不至地春秋脩之謂至地則二義亦不同矣春秋葢未嘗有變舊史而自為之辭者也

無麥苗

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春秋記災以其害物也其義在物不在災一災不書豈待害物衆而後書乎麥苗同時大水之害一

郕本未當滅而傳以為諱滅故併此失之也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祠兵左氏穀梁作治兵當從二氏是亦見不果於進而書而非為久也說已見穀梁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秋師還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
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
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內辭皆諱敗唯乾時之戰不諱與外同辭書敗績
者不正其忘仇讎而納子糾故雖敗不以為恥也
何復讎之謂哉范甯謂讎者無時而可通其言是
矣且是時小白雖已入齊而子糾猶在魯不以是
為納子糾而強以復讎在下言之孰有知其然者

可進而為潞人甲人乎名貶辭也吳楚惟見于卒
書名字則未之聞也何人不若名名不若字之有
唯書子者蕃服在中國之内雖大曰子得其本爵
為美然亦不可與字並言七者無一可據皆不可
行于經外經於諸侯大夫有言執者有言獲者有
言以歸者執者以罪拘止之者也獲者戰敗而力
得之者也以歸者囚服而就虜者也其義不同而
經或名或不名名者不復者也不名者復歸其國

嘗與焉經王法也非三代所以得天下者不道何小白重耳之足言乎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三尺童子羞稱五伯雖荀卿其猶知之而公羊穀梁每謂經於二伯有異文有言為小白諱者矣有言為重耳諱者矣此復為盟不日會不致之論豈有關於孔子者哉妄以其淺陋之意度之爾凡經書盟多不日非特桓也而會亦多不致吾前嘗言之矣今傳既摘取其見於桓者以為說知其不可盡合則又更為之辭於扈之盟曰

則以為危莊公於葵丘之盟日則以為危小白於納幣而致則以為公一陳佗於殺徐而致則以為久夫既以信小白為例則不得為莊公及久近而變若為莊公及久近而變則孰不可變乎葵丘一矜而叛者九國事本無實審為有之是一人之身而信之於前危之於後亦惡在其以不日為例也　曹子左氏所謂曹劌者也司馬遷以為沫以傳考之其事皆無有且所謂城壞壓竟者謂齊侵魯地而深入也按齊自

左氏作殲當從左氏殲盡也無積義書曰殲厥渠魁盡渠魁之辭也詩曰殲我良人盡良人之辭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甚佞之義於經文無見所謂逃來者猶言來奔也在本國則可言奔在他國則不可言奔故謂之逃竊以其身免者也以逃爲貶則可無以見其爲佞人

十有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之爾

二十年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周官有大札有大荒有大烖大札疾也大荒饑也大烖水火之害也齊非二王之後而亦得書者以其災之甚故加大焉猶陳鄭宋衛四國同日災而書爾以㾐言之誤也曰及我亦非是說已見前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

佗比其此拘桓會不致之妄也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稱人者其臣來也猶吳會於戚得稱吳人春秋常法也不得爲别義此盜拘其國不若人之誤也七等進退之辨傳本謂其君言也今國進而人豈其

君自來聘乎

二十有四年

列國大夫雖衆不過三卿晉殺郤錡郤犨郤至葢
累書之矣何爲衆則不名哉葢傳於殺大夫例不
辨有罪無罪故不知此以無罪則不名左氏之言
是也曹羈誠賢然國之大事莫大於戰君死又戰
之大焉豈以一大夫之故而使曹下不見其與戎
戰上不見其君滅乎於經既無文此葢仍前三諫
之誤而鑿言之也

二十有七年

親親因不忍見於是請而至陳是季子欲全其身委其君而棄其國也以為吳季札則可以為見與於春秋則不可此葢公羊微聞其事而不聞其實故其叛理如此其以慶父牙皆莊公之母弟亦非是慶父以公二年氏公子師師伐於餘丘已為大夫莊公年纔十五不應慶父弟而已能將兵杜預葢知之傳獨稱季友為文姜之愛子慶父見論語亦氏孟孫先儒謂仲孫者慶父僣嫡欲次莊公而自稱之辭孟孫者其

庶兄魯人稱之之辭與叔牙同母皆庶子故牙欲立

之此為近實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

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

師未得乎師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

以凶年造邑也

經先書築微而後言大無麥禾蓋國用虛實歲杪

而後知之也傳既誤以無麥禾為災害故以凶年

造邑為諱若是則經固錯其序使若非以凶年造

邑者是亦變亂事實而非諱也

三十年

秋七月齊人降鄣

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

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言貶者是矣而非為戎言也此蓋見後言齊侯來獻戎

捷故云爾小白加兵於中國者固不一何獨以山戎而

反貶之哉是蓋責其未能事王室而勤遠略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一歲三築臺不必以事而知其過也傳皆各為義非